

梁世雄 1933年生,广东省南海人。广州美术学院教授。曾任广州美院中国画系主任。作品先后被人民大会堂、中南海紫光阁、毛主席纪念堂、中国美术馆、广东省博物馆、广东美术馆、广东省政协、广东省文史馆等多家机构收藏。

◎见证时代

广州美术学院教职工宿舍33栋的出入电子门铃有点接触不良,得用力多按几次。很难想象这栋毫不起眼、甚至有点老旧的普通居民楼,就是广美人口中自带光环的“大师楼”。今年迈入九十高龄的岭南画坛耆宿梁世雄先生及夫人容璞住在5楼。当电梯门打开,两位耄耋老人已经候在门口,亲和可掬,老派风范。

梁世雄伉俪的居所不大,间隔开两厅两房。客厅整洁条理,沙发被各类画册、书籍包围着。画室不足十平方米,从窗外望出去,一棵参天木棉隔开了繁闹的马路与人流车声。七十年前,梁世雄在随中南美专从武汉南迁广州,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:“此间很荒凉很偏僻,刚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晚上出门。胡一川院长却劝慰道,这里以后要成为市中心。真果如此。”

作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培养的第一代画家,梁世雄所参与、见证的不仅仅是广州美院与其周边广州城区的变化。数十年来,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,以丹青笔墨见证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壮阔发展。他笔下的山水跨越了长江的江峡归帆、黄山的苍茫

◎受炙前贤

“半池风雨送春冷,一夜霜花带月开。”走进梁世雄居所,入户即见其岳父、著名学者容庚先生所题的一幅明代徐渭的名联(见图1)。

梁世雄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拿着自己的画给岳父指点的情景。“当时他(容庚)毫不客气地说,画不错,但字不行,历史史上大画家没有写不好字的,如果你字写不好,就成不了大家。他的话对我刺激很大,我因此下决心要练好字。”梁世雄回忆道,容老告诉他,学书法要选自己喜欢、和自己心性相符的碑帖,不一定从楷书、行书入手,也不一定言必称王羲之、颜真卿。

“岳父家有很多大家的碑帖,任我选学。我看李北海的字有力量,就选了李

E-mail:hdzk@ycwb.com

【大珠小珠】林塘 广州画家

因常杨之光

画家杨之光,潮汕揭阳灰寨人,故有潮籍之称,然不谙潮语。其母乃沪人,少年居沪,故操沪语,亦可谓海派矣。弱冠曾至羊城,入春睡画院,得高剑父教授一年,旋至北京中央美院师从徐悲鸿,又一年。于是集京派、海派、岭南派于一身,兼领潮、沪、粤三籍,擅京韵、海腔、粤白之长。

杨之光喜新技术产品,举凡塑料、电子诸玩意,无不爱不释手。乃有“杨塑料”“杨电子”之美称。外出携各式药品十分齐全,且数量可观,故乡下人皆目杨为医生。

杨之光下乡课徒,绝不放过一日闲,天天必带头画写生头像,学生得益,自己得艺。善于一切自用物品上刻“之光”二字,及于木版、碗筷、书包、雨伞、火柴、草帽。

杨之光门口告白甚多。来客须默读数分钟方能明白以“各取所需”,如:“有电时按此”“停电时按此”“午睡勿按铃”“九时后在院长办公室”“遇出差,访洋地勿按铃”……

杨之光用过之杂物,皆钉于墙上作纪念。故室中琳琅满目,不见白墙。画室画桌满是物件,无可容它物处。

杨之光能唱京戏,亦唱歌曲,音色浑亮。

【夜阑听风】彦火 香港作家

有洁癖的小说

张洁的长篇小说《无字》获茅盾文学奖,令我感到意外之余,钦佩评审委员的独到眼光。王蒙早年为《明报月刊》写了一篇书评长文,题目是: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。

王蒙在文章中指出:“这是一部充满了疯狂的激情和决绝的书。我称其为极限写作,就像横渡海湾与英吉利海峡是极限运动一样。写完这部书,作者的愤懑与恶声是到了位了。”

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毫不留情地鞭挞至亲的三个男人——曾严重伤害过她的生父和两任丈夫。

张洁在小说中,采取了一个也不宽恕”的决绝态度。王蒙对作者笔下的尖刻批判有所保留。他写道:“如果你爱过一个人,哪怕是最后上了当,不可以不可以珍藏一点有关他或她的记忆?道一声珍重,道一声珍重,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。”即使爱情的乌托邦被灭了,记忆的诗篇会存留下来。”

王蒙这是以同情的眼光来审视作者的价值观。殊不知,张洁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、甚至说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女人,因此她对心目中三个男人,在近距离的接触中,以她的独有价值观的标准来衡量,觉得离她的理想何其渺远,从而激起她的大愤慨、大怨恨和大憎恶。

梁世雄



胡杨、西藏的雪域高原、岭南的榕荫水乡、台湾的太鲁奇观……

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上周刚闭幕的《岭南画学之路——教学文献展》上,有一幅广美早期国画系师生集体创作的巨制《向海洋宣战》被着重展示。该作高3米,阔6米,描绘了1960年广东湛江东海岛堵海大堤建设的现场。当时,关山月、黎雄才带领国画系三、四年级的师生前往湛江堵海工地进行写生,在当地收集创作素材达三个月之久,画了数以千计的速写作品,记录了那一段艰苦而光荣的建设岁月。

梁世雄告诉记者,关老当年是先派他到湛江堵海工程现场考察的,他被劳动者们战天斗地的恢弘气势深深震撼,回来汇报以后,学校就组织了师生到现场和劳动者们同吃同住一个多月。这件作品最后由关老收拾画面并题字,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上海美术馆展出,引起了很大轰动。

登山观海,再难画也要画



《惟见长江天际流》1988年 中国美术馆收藏

文/图
羊城晚报记者
朱绍杰 艺文
通讯员 江粤军

图1

“岭南画派主要强调要到生活里面去。”从艺超过半个世纪,梁世雄一直奉行“亲临现场”的创作理念和方法。1965年,他随中央代表团赴西藏访问了山南、藏北、亚东等地区,创作大量速写,成为最早走进西藏的山水画家之一;1972年,梁世雄登上南海舰队军舰,前往西沙群岛采风写生创作。他这趟南海之旅留下了四本大小不一的写生速写,回到广州后,梁世雄在六尺的宣纸上着手创作了《红日照西沙》。

如今虽年事已高,行动受限,梁世雄仍不时对着画室窗外的木棉作画。日前,为筹备、编撰《梁世雄全集》,他在家人协助下,整理旧物,翻出并补题了超过150幅大小不等、“年份不详”的花鸟画作。这些画作均为岭南日常风物,如红棉、荔枝、水仙等。虽然梁世雄坚持称这些画作只是“随手玩玩”,但容璞告诉记者,画中水仙都是画家亲手泡浸种植的,寄寓深情。

1995年,梁世雄曾随黎雄才先生赴日访问。在富士山下,黎雄才发现山下森林的树木,已经远比他当年留学时候粗壮。“当时黎先生已经八十五岁了,他非常感慨,说了一句:青山不老是假的,青山也会老啊。”今年已经九十高龄的梁世雄回忆起自己的老师,细节仍是那么真切。

人不动,就画不出来

羊城晚报:广美术馆正在做一个名为“岭南画学”的展览。在您看来,岭南画学有什么特点?

梁世雄:广东的地理、气候造就了人的性格,也决定了这里的画家风格比较秀气。更有一个特点是开放。广州美院国画系请过全国很多知名画家来讲学,关老、黎老都很大方,抱着让学生开眼界的心态。我们因此见识了当代大师们如潘天寿、刘海粟、李可染、石鲁、陆俨少、程十发、娄师白等人现场作画。

广美画系是很有传统的,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。我在国画系教学几十年,直接跟着关山月、黎雄才两位先生学习,自己也比较跟学生接触,经常跟他们一块下乡。这是教学相长,对我自己也是提高。

羊城晚报:《梁世雄全集》正在整理,计划明年出版。您如何回顾自己的艺术经历?

梁世雄:我的家乡在南海的郊区,那里有河涌、荷花、竹林,很有南方水乡的特点,我五六岁开始就看到很多人来家乡生写,由此爱上了画画。当时美术老师何湛专门培养我,每个礼拜天叫我到他家里去,教我画画,引领我走上美术道路。

后来才知道,何老师是岭南画派前辈黄少强的学生。如果不是他的培养,我就考不进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,也更别说后来进入华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,再到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系学习。一毕业,我就留在了国画系工作,直到退休,几十年来,可以说自己是全心全意投入美术事业。

羊城晚报:您从关老、黎老身上所学最重要的是什么?

梁世雄:广美画系每次下



湛江写生 1960年

乡,关老、黎老都亲自带头,包括去湛江填海工程那次。在他们身上,学到最重要的就是“不断到生活里面去写生”,这对我影响很大。他们的画不靠相机,我至今也不会拍照,只有画过的才会印象深。关山月先生曾说过“人不动,我就画不出来”,所以要经常到生活里面去写生。

对于中国画来说,老师的讲授作用有限,看着老师画,才可以学到更多东西。以前我跟黎雄才先生去井冈山写生,即使狂风大雨,他也撑着伞不走。他不走我也不敢走。黎老在创作、写生的时候很勇敢,风雨无阻。有一次去日本写生,他还一个人跑去海边观察灯塔……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也懂得了什么是创作的要义。

羊城晚报:您认为自己的创作中最重要的什么?

梁世雄: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”。我经常到农村去体验生活,大江南北我都去过,包括西沙、西藏、黄山、长江等。仅黄山我就去过四次,那里的烟云变化很大,所以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。最长时间的一次我住在黄山最高的地方,每天观察云海的变化,当云海游走,整个山色随之而动,印象很深。

长江我也去好几次,有一次是带学生沿着江,一路走去。对于长江,最重要的是画水,体现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好些学生去画长江,却不会画。因为水流总是变动的,他们觉得不好画。但

我认为,再难画也要画,要把握它的规律,一边记忆一边观察。写生主要靠记忆,不管烟云流水怎么变,只要进了我的脑袋,我就可以把它画出来。

人文周刊·七杯茶



2022年5月15日/星期日/文化副刊部主编
责编 吴小攀 / 美编 潘刚 / 校对 李红雨

E-mail:hdzk@ycwb.com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【冰冷的心】

新加坡的双溪布洛,是个充满野趣的自然保护区,不计其数的蝴蝶在这儿活得优游自在。

这天徒步时,在河边的草堆上,看到一只两尺来长的蜥蜴,懒洋洋地躺着,兴许在做日光浴。慷慨的阳光泻在它身上,鳞片熠熠地闪着美丽的亮光。

正看得入神时,来了一对父子。

孩子约莫六岁,常年生活于钢筋水泥的森林,此刻在野外看到难得一见的蜥蜴,自然雀跃万分。他看了好一会儿后,迷惑而又好奇地问父亲:“爸爸,这蜥蜴,一动不动的,是不是已经死了?”父亲快速应道:“没死呀!”说着,他从地上猛力捡起一块石子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猛力掷向那只与世无争的蜥蜴;蜥蜴吃惊、疼痛,愤怒而又屈辱地爬走了。父亲得意洋洋地对儿子说道:“你看,我的话,没错吧?”

这一幕使周遭游人瞠目结舌。

一名年轻的女子趋前质问:“你允许别人往你脸上抛石子吗?”男子粗声粗气地应道:“当然不可以啦!”女子说:“那你怎么向蜥蜴抛石子呢?”他理直气壮地应道:“蜥蜴又不是人!”女子气得脸色发青:“蜥蜴也是宝贵的生命啊!”

上述父亲向稚龄的孩子做了错误的示范,让他以为可以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其他生物,无形中在他胸腔里放置了一颗僵硬的心。一颗冰冷的心,是会给他他人乃至自己的生命带来酷寒的冬天的。

●随手拍

三个男人

□图文
宋金裕



人说“三个女人一个墟”,5月10日在广州的某广场上看到三个带娃男人凑在一起聊天,交流带娃经验。时代不同了,男女都一样,三个男人也可以凑成一个“墟”了,而且还凑出一种迥异于传统女人带娃的刻板印象的新画风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概念的深层肌理

果然如苏珊·桑塔格所言:一切真正理解,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的东西。研究了一些常用的文论关键词,才知道过去对这些词的理解太肤浅了,只看到单一的表层,而忽略了其内在复杂的张力结构和情感纹理。

比如“悲剧”这个词,我们一向的理解就是,让人觉得悲哀、悲痛、悲伤的情节和美好事物的毁灭。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,王富仁教授从美学上对“悲剧”作了非常精妙的阐释,将其内在的张力深描出来了:悲剧包括着一种对立,人类为什么会产生悲剧的观念?它

是在人类感受到自我与整个宇宙、自然和世界的分裂、对立中产生的。

在这种对立中,人的力量永远也无法战胜宇宙、自然和世界的力量,这决定了人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宿命。与此同时,人又有独立和抗拒

的生命意志,这决定了人将永远反抗宇宙的意志,可这种反抗永远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天,这种反抗是无望的,是悲剧性的,可人又不能放弃这种反抗。悲剧给人产生悲哀的感觉,但同时给人力量感。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,就是悲剧精神。真正的悲剧,不仅让人悲哀,更能净化人的心灵并带来力量。

不仅悲剧有这种“对立消解”的张力结构,从美学范畴看,我们常提到的那些文论关键词,都有类似结构。比如“幽默”,比如“崇高”,还有“机智”,等等。

真应了黑格尔那句话:一般说来,熟悉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知道的东西,是因为太熟悉了。一切都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,洞见和深刻在于,它不是平滑的,而有着内在张力的调和。透过表层的平滑,才能看到这些常见概念的深层肌理。

【如是我闻】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阿拉伯文化的贡献

9世纪初在拉西德在位的时候,欧几里得《几何学》就有了阿拉伯语的译文。而现存的拉丁文译本是英国自然科学家阿戴拉德1120年从阿拉伯文翻译的。阿戴拉德之所以能独自做到这一点,是因为他在当时处于三个知识系统的交汇处:法国传统的学校学习、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文化以及东方的阿拉伯科学。他曾经游历阿拉伯世界,打算将他获得的有关阿拉伯天文学和几何学的知识传播到拉丁世界。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将阿拉伯数字系统引入欧洲的人。

阿拉伯文化在保留欧洲文化遗产方面,做出过巨大的贡献。罗素认为,古希腊在数学与天文学上的成就并未由罗马人继承,“罗马人的头脑太过于实际而不能欣赏欧几里得……,阿拉伯人却更能欣赏欧几里得”。公元8世纪的时候,拜占庭皇帝曾赠送给他一部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学》,而到

【夜阑听风】彦火 香港作家

有洁癖的小说

张洁的长篇小说《无字》获茅盾文学奖,令我感到意外之余,钦佩评审委员的独到眼光。王蒙早年为《明报月刊》写了一篇书评长文,题目是: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。

王蒙在文章中指出:“这是一部充满了疯狂的激情和决绝的书。我称其为极限写作,就像横渡海湾与英吉利海峡是极限运动一样。写完这部书,作者的愤懑与恶声是到了位了。”

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毫不留情地鞭挞至亲的三个男人——曾严重伤害过她的生父和两任丈夫。

张洁在小说中,采取了一个也不宽恕”的决绝态度。王蒙对作者笔下的尖刻批判有所保留。他写道:“如果你爱过一个人,哪怕是最后上了当,不可以不可以珍藏一点有关他或她的记忆?道一声珍重,道一声珍重,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。”即使爱情的乌托邦被灭了,记忆的诗篇会存留下来。”

王蒙这是以同情的眼光来审视作者的价值观。殊不知,张洁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、甚至说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女人,因此她对心目中三个男人,在近距离的接触中,以她的独有价值观的标准来衡量,觉得离她的理想何其渺远,从而激起她的大愤慨、大怨恨和大憎恶。